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侠神



上



(台灣)
独孤红作品集

俠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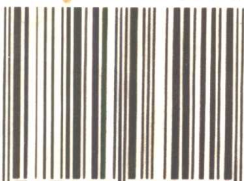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591-8



9 787805 065915 >

ISBN 7-80506-591-8/I • 243

定价: 35.80 元(上下)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47

侠种
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47

侠种

Ⓣ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

独孤红简介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家。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尝试撰写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紫凤钗》一夕成名，轰动台湾，之后《丹心录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孤骑》相继出版，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。稿约自此不断，再无暇兼顾公职，遂辞去电台工作，专心从事写作。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。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，作品达60余部，名列台港十大名家，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。被誉为台湾第一快手。独孤红热爱戏剧，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。屡创收视佳绩，造成轰动，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《一代女皇》（台湾版）、《怒剑狂花》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。

雪，在北方，九月里就开始下了！

彤云密布，朔风狂号，起先是因风而起的柳絮般，一丝丝，一片片，但不久，就像鹅毛一般满天飞舞。

终于，积雪盈尺，白茫茫的一片，粉装玉琢，触目皆琉璃奇景，在一望无垠的旷野里，很难看见些颜色，或者动的东西。

就有，那也是觅食的老鸦，为这雪白的一片，抹上漆黑的一点，或者是风过处，雪扑簌簌地落了一地！

除此，很难再见些什么！

这是一天日暮，冬天要比其他季节黑得早，但大地上要比别的季节暗得迟，那是因为一地的白雪！

在北京城里，大冷天里，尤其是上灯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闭着门，街上很难看见个人影。

这当儿正值晚饭，吃得早的都沏上一壶好茶，围着炉子闲话家常，办年货那是白天的事，谁在这时候往外跑。

你不瞧，那内城的九座城门都关上了。

这是九门提督的命令——冬天天一黑就得关城门。

不过那是指内城九门，外城那几座城门关的就比较晚。

年头不同了，这年头称不得太平盛世到处闹乱子，到处闹盗匪，衙门里的状子像雪片，不是大衙门就破不了案，拿不住贼，所以，官家得防着点儿，百姓人心不安老早也都上了门儿！

虽称不得太平盛世，虽到处闹乱子，可是这些事却又是人们乐道的事，人就那么怪，打个比喻来说，人没有不怕鬼的，可是他就偏偏爱听鬼故事！

当老一辈的喝着好茶，吸着旱烟，迷着眼，或夏夜瓜棚下，或冬夜火炉边细谈他所听来的那些鬼狐类的故事时，年轻的就往前凑，围成一堆，听得入神，可又提心吊胆，老往身后看，就是这道理。

像“永定门”，南大街“六福客栈”的老帐房，他是个衙役捕快出身，年纪大时因眼花耳不灵，手脚不够俐落，办不了案，拿不了飞贼，就拿了百十两银子退了休。他是这么个出身，年轻时也办过不少大案，熟知江湖掌故江湖事儿，也像破落户重述旧家珍地最爱提他那英雄当年勇，每天上门之后他总要说那么一段。”

所以年轻的伙计都爱跟他亲近，也都最听他的话，一上门便急不可待地沏茶的沏茶，搬凳子的搬凳子，装烟的装烟，忙得不亦乐乎，等一切就绪，然后拥着帐房上了正中主座，听他咳两口浓痰，喝口茶后才说。

那圆胖脸的掌柜的跟老帐房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他常说老帐房翘着胡子说瞎话，瞪着眼胡乱吹！

可是伙计们明白，老帐房人家有不含糊的真功夫，弯起那皮包骨，碰人一下生痛的老胳膊，两个年轻的壮小伙子就扳不直，就凭这一点，谁相信他是吹。

所以，尽管胖掌柜的老在一旁揭抵，老帐房依然跷起二郎腿，喝好茶，吸旱烟，乐得有人孝敬地说他的，那些年轻的伙计们也照样听得入迷。

今夜，外甥打烟笼，照旧摆了起来！

“六福客栈”门口挑着两盏大灯，那两盏上写朱红大字“六福”的大灯，在刀儿一般的寒风里直幌！

却没人管它，紧闭的两扇门，把它关在了门外，门关得好严，门缝里透不出一丝儿寒风。

门里，那柜台前，一只粗瓷的大火盆边上。围坐着七八个年轻伙计，那身材瘦削，身穿长袍马褂，头戴瓜皮小帽，鼻梁上还架

着，一付老花眼镜的老帐房，独坐在一边，背向着门，跷着腿直幌，迷着一双老眼，嘴里直吸旱烟，那劣质的烟草味儿呛人，但没人怕闻！

身边板凳上，放着一只细瓷茶壶，面前地上有一口望之恶心的浓痰，也没人嫌他。

柜台上有点灯，灯下坐着个圆胖脸，长眉细目脸色红润，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的汉子，那是“六福客栈”的胖掌柜，他一手翻着帐本，一手拨着算盘，正劈拍地在算帐。

那些年轻伙计们，个个圆瞪着眼，瞅着老帐房，只等他开口，脸上虽都有焦急之色，可没一个敢开口催他。

老帐房说得好，多少年前的往事，他总得一点点地想，谁打扰他的思路，今几个就没法说了。

半晌，突然——

“咳！”“叭！”一声咳嗽，又一口黄浓痰落地，老帐房由嘴里抽下旱烟，一翻老眼目光四扫开了口：“昨几个，咱们说到那儿了。”

这敢情好，他忘了，得问人家。也难怪，上了年纪了嘛，年轻的想听，就得记着点儿。

一名伙计抢着开了口，急道：“七狼八虎九条龙，铁骑纵横十三雄，俱皆江湖英雄辈，不及……”

另一名伙计“叭！”地拍了巴掌，叫着说：“晏大爷，您该说李慕凡了！”

老帐房一点头，道：“对，楞子说对了，该说李慕凡了！”

“李慕凡”这三个字不知代表着什么，伙计们一听，个个眉飞色舞，不自觉地往里凑了一凑！可是大伙儿脸上都有点悻意。

你瞧，连那位胖掌柜的也停了手，抬起了头：“大哥，您要给他们说李慕凡？”

老帐房两眼一翻，道：“怎么，不能这么说？”

胖掌柜的皱着眉道：“大哥，您又不是不明白，何必招惹他？”

“怕什么，”老帐房喷出一口呛人的浓烟，道：“伸腿儿瞪眼躺下好几年了，恐怕连骨头都找不着了！”

胖掌柜的截口说道：“那是来往这儿的江湖朋友的说话，可谁也没有亲眼瞧见。”

“没瞧见？”老帐房道：“江南‘窦家寨’的人还会瞪着眼说瞎话，人家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，兄弟，我看你是让李慕凡给吓破胆了。”

胖掌柜的胖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大哥，话不是这么说，一个人只有一条命，可是那个主儿他就有九条，要死他该死了多少次了，难道说非死在那一关。”

老帐房摇头说道：“兄弟，李慕凡这个人我清楚，他的功夫打遍天下没敌手，尤其那手快掌快剑，简直没人能接下十招，可是兄弟，他总是个英雄豪桀，不像别的那么蛮不讲理，话不投机，瞪眼便要杀人，有人说他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，那可是对那些江湖上下九流败类，要是个不会功夫的，你打他他都不还手，像这么一条铁铮铮，响当当的汉子，他会不愿人说他的英雄事迹？”

“对，对，大爷说得对！”叫楞子的伙计道：“我要是李慕凡，我就愿意，可以扬名……”

“呸！”他身旁一名伙计，冲着他瞪了眼！

“楞子，别不害臊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凭你那付德性就想充李慕凡，人家跺跺脚四海晃动，咳嗽一声比打雷都响，人家要扬什么名，李慕凡三个字早就扬上天了！”

叫楞子的伙计红了脸，窘迫地嗫嚅说道：“我姓王，他姓李，我又不是说真的，你着急什么。”

那名伙计还想再说，老帐房的一瞪眼，道：“你两个有完没有，再吵我就上炕去了，大冷天地囚在这儿，囚得我浑身骨头痛……”

立即鸦雀无声，他身边一名伙计献了殷勤，陪笑说道：“大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老帐房又复一怔，抬眼说道：“兄弟，敢情你也竖着耳朵呢……”

胖掌柜的脸一红，窘迫地笑了。

老帐房一摇头，接着说道：“那也不可靠，那也不可靠，说归说，那是那些好事的逞能瞎说胡乱编，你想，兄弟，李慕凡虽然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豪桀，但怎么说他是个草莽，内城里堂堂皇族亲贵的格格会跟他……”

胖掌柜的道：“那么，大哥，您说，他每年冬天跑一趟‘北京’干什么！”

老帐房道：“你说他是干什么来的？”

胖掌柜的道：“谁都知道那位格格每到下雪的日子，总要上西山住上一个时期不可，李慕凡是来跟他私会……”

老帐房一惊，忙摇头说道：“兄弟，别瞎说，这要让人听了去还得了，大伙儿那一个都保不住脑袋，就因为这种无中生有，血口喷人的瞎说，在内城里惹起轩然大波，难道你忘了，那一次多少人丢了脑袋丢了官，李慕凡铁铮铮的汉子，会是那种人么？再说那位格格也不是以前的大闺女了，人家嫁了好几年了！”

胖掌柜的强笑说道：“大哥，我这是人云亦云……”

老帐房道：“那是那些三姑六婆，吃饱了饭，不干正经事要长舌头，难道咱们大男人家也跟娘儿们学。”

胖掌柜的脸一红，赧笑说道：“那么，大哥，您说他每年冬天总要从南七省不避风霜，不辞艰苦，冒着大风险，跑来北京一趟是干什么的。”

老帐房摇问道：“那谁知道？他总是有事，有值得一来的事，不过我认为绝不会是你说的那档子事。”

胖掌柜沉默一下，道：“今年雪积的不浅了，恐怕他快要来了！”

老帐房道：“也说不定早来了……”

刚说到这儿，大门上响起了一阵剥落声。

大伙儿下意识地猛然一惊，目光齐转向那紧闭着的两扇大门，楞子楞楞地说道：“别是李慕凡来了……”

老帐房眼一瞪，那眼神突然之间变得好亮，吓得楞子连忙闭上嘴，低下了头。

老帐房毕竟是捕快出身，见过世面，经过大风浪，当即转注那紧闭着的两扇大门，轻喝问道：“谁？”

只听门外响起个清朗的话声：“我，住店的。”

大伙儿神情一松，老帐房回过头来喝道：“客人上门了，开门去！”

大伙儿都懒得动，可又不能不动，这位客人打断了刚开锣的故事，今夜免谈了！

几个伙计悻悻然站了起来，一名伙计懒洋洋地走过去抽了门栓开了门，门开处，一阵刀儿一般的刺，皮白肉嫩，吹弹欲破，活像个大姑娘。”

骨寒气卷了进来，每个人都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！

门外，那摇幌着的两盏大灯下，直挺挺地站着个人，那是个身材颇长，个子高高的黑衣客，头戴一顶宽边大帽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手里提着一个长长的行囊，站在寒风里，瞧上去带着几分洒脱飘逸，也令人觉得英挺脱拔。

心里再不是味儿，脸上总不能带出来，上了门的客人也不能往外面推，那名伙计哈腰陪上一脸强笑道：“这位爷，您快请里面坐，有火！”

黑衣客咧嘴一笑，帽沿阴影下，那口牙好白。

“谢谢了，小二哥，打断大伙儿的兴头，别生气。”这人挺和气。

那名伙计陪着笑连说不敢，侧身往里让客！

黑衣客弹了弹身上的雪，迈步行了进来！

那名伙计连忙关上了门！门一关屋里又暖和了。

老帐房站起了喝道：“顺子，先给客人沏壶好茶去！”

顺子忙应了一声转进柜台。

老帐房转过来殷勤而热诚地让了客，陪笑说道：“尊客也请烤烤手！”

黑衣客彬彬有礼，一声：“谢谢老人家！”提着长长的行囊走向火盆。

老帐房一边让坐，一边吩咐伙计去接黑衣客手中的行囊。

黑衣客忙道：“谢谢！不用了，我自己来！”

他坐在老帐房适才坐的那张凳子上，把长长的行囊放在身旁地上，然后顺手摘下了那顶宽沿大帽。

大伙儿眼睛为之一亮，玉一般的汉子，好俊的人品！

白里透红的一张脸，廿多岁年纪，连一根胡子碴都没有，皮白肉嫩，吹弹欲破，活像个大姑娘。

长眉斜飞，凤目重瞳，悬胆一般的鼻子下，是一双薄薄的嘴唇，唇角上，似乎永远挂着笑意。

那双重瞳的凤目，既黑又亮，那口牙，就连姑娘们也没他的白，也没他的五官好看。

就说这人品，若在大街上走一趟，准能轰动整座“北京”城，迷醉了每一条胡同！

老帐房一声“呀”险些脱口呼出。

而，楞子却适时楞楞一句：“不是李慕凡……”

老帐房猛然一惊，要喝止已经来不及了，狠狠瞪了楞子一眼，说道：“楞子，你在这胡说什么，还不……”

黑衣客却目光一凝，微笑开了口：“小二哥，你认识李慕凡？”

楞子摇头说道：“不认识，是刚才……”

老帐房忙挥手说道：“别站在这儿胡说八道了，快去打盆洗脸水去。”

楞子答应了一声，转身走向了后面。

黑衣客也未多说，适时顺子双手捧上了一壶刚沏好的热茶，哈腰递了过来，陪笑说道：“这位爷，香片，您先尝两口，天怪冷的！”

黑衣客欠身称谢接过，双手捧着茶壶，那双手白晰，修长，根根似玉，引得老帐房凝目注视，一霎不霎。

喝了一口热茶，黑衣客抬眼望向老帐房，含笑开了口：“没想到这么早就下雪了，贵地好冷。”

老帐房忙收回目光，定神陪笑道：“是的，尊客，今年雪下的比往年要早个把月，每年冬天到了下雪的时候，能冷到人骨头里去！”

“不错！”黑衣客点头笑道：“这一路上风像刀子，刮得人脸生疼，出门在外真不容易。”

老帐房道：“有道是：‘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’，贵宾地是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好说，我是北六省人，但江湖生涯，却到处为家！”

老帐房趁势又问道：“您是由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我刚从口外来。”

老帐房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口外不比这儿冷？赶骆驼的早就不见影儿了！”

黑衣客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我这一路上就没看见几个人。”

老帐房搓了搓手，道：“还没请教您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不敢当，我姓李！”

好巧的一个“李”字，可是李慕凡老帐房见过，脸不对。

老帐房忙道：“原来是李爷……”

黑衣客含笑说道：“不敢当老人家这二字称呼，转教！”

“不敢，”老帐房道：“小老儿姓晏，是小号的帐房……”

黑衣客道：“原来是晏帐房……”目光转向一旁的胖掌柜，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晏帐房忙道：“这是小号的掌柜，姓贾！”

贾掌柜的哈了哈腰，陪笑说道：“李爷多照顾！”

黑衣客道：“贾掌柜的别客气，我每年要来一趟‘北京’，却是头一遭住进宝号，以后还要二位多照顾！”

贾掌柜的与晏帐房连忙谦逊不迭！

略一沉默之后，贾掌柜的陪笑问道：“李爷这趟入京是……”

黑衣客淡淡笑道：“我有个朋友住在这儿，每年我总要来看看，顺便也办点私事！”

姓李，又每年来一趟看朋友，这种巧事儿听得人心里直打鼓，可是，那张脸就偏偏不对。

晏帐房想问问人家李字下怎么称呼，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，这，全落在了黑衣客眼里，他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晏帐房，我是流浪天涯的江湖客，对我，无须有何顾忌，有什么话只管说。”

晏帐房一震红了老脸，陪上一脸窘迫笑，忙道：“李爷，没那一说，我只是想，只是想……”

黑衣客含笑替他接了下去：“可是想知道我那李字下的那两个字，对么？”

晏帐房红透耳根，脸涨得发紫，好不窘迫尴尬，强笑说道：“李爷，您是位明眼高人……”

黑衣客截口说道：“晏帐房，适才我在门外听见诸位在提李慕凡，诸位之中想必有那位见过李慕凡，请看看我像李慕凡么！”

晏帐房一摇头，脱口说道：“不像。”

“这就是喽！”黑衣客笑道：“那晏帐房还怕什么？”

晏帐房刹时又红了老脸，一时没能答上话来。

适时，楞子手捧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，从后面走了出来，